



○刘醒龙
 （连载 7）

不等曾本之回过神，马跃之就来了。

一年四季，马跃之身上的衣服都是用丝绸做的，他曾说过，死后穿的寿衣也必须是丝绸的。一头皓发，再配上飘飘的丝绸衣服，马跃之给人的印象真的有些飘飘欲仙。

神仙风格的马跃之见面就说了一大实话：“我在一楼碰到新来的万博士，他想将多余的椅子退回去，行政科却不收。问是怎么回事，他说被你骂了！”

曾本之说：“我没骂他，只是不让他在那‘楚乙越鳧’室乱搬乱动。”

马跃之说：“你就不要狡辩了，难道说放狗屁就是骂人，放犬屁就不是骂人？万博士问鼻屎是什么意思，我告诉他，在楚学院，什么东西都不要紧，就是不要变成鼻屎！”

曾本之说：“好了，你就不要说了，我也是一时失态！”

马跃之说：“依我看，这是楚学院书记所做的最有专业精神的一件事。让万乙待在‘楚乙越鳧’做研究，可以算是保持优良传统之举。”

曾本之说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马跃之说：“说实话，万博士的气质还真有点像‘楚乙越鳧’从前的主人郝文章！”

曾本之不由得感慨地说：“刚见面他就敢与我顶嘴，这一点还真有点像。不过，最像的还是他那双手，我仔细看过，那才是研究青铜重器的手！”

马跃之说：“这就对了！我早就说过，两周重器的要义是重，不能只看纸质论文著作，还要与曾先生比比手才行。用这个标准来评价楚学院的那些接班人，当年有个郝文章，如今就数万乙万博士。不是我说，连柳琴都说，看看

郑雄那双手，真是越来越嫩、越来越伪娘了，真的回楚学院，只能改行跟着我与漆器丝绸为伍了。”

曾本之马上表示：“这话可是从你自己嘴里迸出来的！前几天你还手摸着‘楚才晋用’门牌发牢骚，说楚庄王身上的王袍哪怕是嫦娥养的蚕，七仙女织的丝绸，王母娘娘亲手绣成的，也不如随便一个糟老头用破铜烂铁做的破烂玩意儿。以后你再这么说，我可可不依你了！”

马跃之板着脸说：“心里有不快，说说还不行吗？别说两千年前的丝绸，就是三千年前的丝绸也没什么用，盗墓贼不要，文物贩子不收，大贪官看不上眼，小贪官嫌麻烦，暴发户怕沾着晦气，小三和二奶又当它们是一堆破烂。看看从你手上经过的那些破铜烂铁，动不动就是几百万、几千万，甚至上亿元人民币。要是发几句牢骚都不让，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曾本之明白这是玩笑话，也跟着说：“你也不要太贪，人生在世有所得必有所失。青铜重器说起来好听，追究起来，哪一件背后不是尸横遍野、血流成河，重则诛灭九族，轻的也要五马分尸。你手里的丝绸就不一样了，你所看到的是丝绸背后的美人柔媚、玉体横陈、灯红酒绿和莺歌燕舞。”

马跃之说：“这话也对，丝绸后面只有风花雪月，两周重器的里里外外全是刀光剑影。只可惜风花雪月再美，也只能做那些刀光剑

影的陪衬。就像现在，研究丝绸的我只能做曾先生的陪衬。”

曾本之说：“你还想陪什么衬？看看你家那位，臭美得连安静都看不上，出门逛街非要拉上小半代人的曾小安才觉得不丢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曾本之忽然一转话题，小声问：“柳琴说郑雄越来越伪娘，有没有当面说给曾小安听？”

马跃之说：“肯定说过，柳琴将曾小安当成返老还童的仙丹，一天到晚尽同曾小安聊些时髦话题。我想起来了，是曾小安主动说郑雄很伪娘的。有天晚上柳琴在家里看电视，看得好好的，非要将我书房里拖出来，看那个比女人还女人的人唱歌。那是我第一次得知，从甲骨文开始的汉语又前进了一大步，发明创造了伪娘这个词。柳琴说是曾小安教她的，曾小安教她时，顺便用这个词将郑雄形容了一番。曾小安说郑雄很伪娘是有几分道理，像我们这样纯粹搞研究的，只对历史真相负责。自担当上副厅长，郑雄就不能再对历史真相负责，首先得对管着他的人负责。所以，但凡当官的，或多或少都有些伪娘。就像昨天下午的会上，郑雄恭维庄省长是二十一世纪的楚庄王，就是一种伪娘，只不过这种伪娘，三分之一是潘金莲，三分之一是王熙凤，剩下的三分之一是盘丝洞的蜘蛛精。”

曾本之不由自主地叹口气：

“我算是佩服到家了，天下做朋友的关系再好，也没有谁像你这样，当面数落人家的女婿。”

马跃之说：“幸亏我是几十年如一日，从一开始就反对你选郑雄做女婿，否则，还以为我心里另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盘算。”

曾本之说：“鬼话！你还能有什么打算。柳琴能生育时你怕毁了她的花容月貌，等到想要她生育时，又生不出来。你只要有个儿子，哪怕是痴呆疯癫二百五，我也要让小安做你家的媳妇！”

马跃之说：“罢了罢了！除了郑雄，还有郝文章，真有儿子，我决不会让他给你女儿当小三！”

二人互相取笑一阵，曾本之又说：“这是伪娘的事，你可要管住柳琴的舌头，切不可在别人面前透露半个字。”

马跃之说：“你尽管放心。柳琴爱护闺蜜胜过老伴。她和曾小安常常不知去哪儿待上一整天，如果她不肯说，哪怕用分居来威胁也没有用。”

曾本之笑起来：“你说这话的唯一效果是自己威胁自己，只有你才害怕分居！”

马跃之笑得更开心：“这你就不懂，只要我真的生气了，柳琴就会让着我。”

曾本之说：“空口无凭，请举例说明。”

马跃之说：“这几年武汉三镇的女人像是患了花痴，柳琴也跟着凑热闹，每逢樱花开花就要去武汉大学看看。以往我没注意，那天柳琴又说要同曾小安一起去看樱花，随后果真一整天不见人影。”

曾本之插话说：“这事恐怕有蹊跷，小安有花粉过敏症，特别是樱花开的时候，躲都来不及，不会自讨苦吃的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陈彦
 （连载 85）

他说：“星星在天上那么漂亮，为啥都要拉到自家后院拴着呢？”

杨艳梅顶了一句：“你有那本事吗？”

“就是有那本事，有那必要吗？把好东西都拉回自家后院拴着，你们就给孩子教这个？”

她啪地把菜谱一合：“莫非你还要让安妮也跟着你去弄那些没头没脑的鬼事？娃娃作业都做不完，你趁早歇着！”

杨艳梅有时也不喜欢她妈的浑身世故相，可有时不自觉地就重复了她妈的语言、表情、动作，这大概就是母亲对子女耳濡目染，以致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了。

见一面越来越不易，他也就有所克制，不让说天文，就跟孩子说了些学校环境，以及老师同学方面的事。

这顿饭吃得十分别扭，虽然鸡鸭鱼虾样样不缺，可滋味已不同于过去所有的家常便饭了。他突然感到，他的爱情、婚姻、家庭也像星际运动一样，似乎正在朝着永别的方向迅速演进。看着女儿的样子，他心中暗暗期盼着：但愿这个永别之时不要来临，或者不要来得太快，他还有点接受不了。

她们走后，他回到房里趴在床上，眼泪终于止不住哗哗流淌出来。

眼看天色已晚，他洗了一把脸，准备再上山观测去。据他估计，这颗小行星有可能像五年前那样很快消失，他还需要拍下更多的资料，以利于轨道计算。可就在他扛着仪器刚出门时，南归雁来了电话，说温如风突然失踪，据他老婆讲，有可能去了北京。他已派人来接他，一个半小时后镇上要召开紧急会议……

气得他猛地把电话挂了，手机扔了的心思都有，真是自己给自己买了个“拴狗链”。不是早已说好，再不管温如风的事了吗，死缠住我干啥？镇上干部又没死完，就我这只鳖好捉是吧？他开始想得很硬，不管，大不了给个处分。小行星可不等人，再捕捉，就是五年以后的事了。他多想给女儿在她充满梦幻的年纪，摘下这颗星星哪！这时，手机又连续响起来，见他不接，就用短信“速回”“切切”着，比催命鬼都难受。

“南归雁，我操你八辈祖宗了吧！”

可再一想，毕竟端着公家饭碗，关键时刻松螺丝，也不是自己的处事风格。他就骂骂咧咧地准备返回了。

41 京城

都凌晨两点了，北斗镇会议室还灯火通明着。今晚与会人多，连孙铁锤都列席了。

何首魁自叫驴开摩托翻车受伤后，躺了一个多月，因案子太多，已拄着拐上班了。今晚也被南归雁请来了，脸比以前更黑。

安北斗坐在大长条桌的最远处。照说还有连副股级都不是的新来者，他不至于活得如此叨陪末座，可今晚他偏要坐在这里，看都不看南归雁一眼。他对面就是孙铁锤。

温如风是今天一早出门的。按说昨天才过端午，不至于走得那么匆忙，可他就是一早就走了。有人看见他是顺河而下的。肩挎一个人造革皮包，手提一个大拉锁包，背上还背了一把二胡。有人开玩笑说：“温师，你这是出门卖艺呀！”他只哼了一声，没搭腔。温如风打小就能拉几下二胡，别人戏称“杀鸡”。安北斗知道，他弄了这么多年，把个《赛马》死活硬是拉不下来，好多地方酷似钝刀子杀鸡。这货背着二胡，明显是有出远门的意思。

自端午节前安北斗彻底交差后，接管温如风的是新入职的镇北漠。这名字有人开玩笑说，是适合做封疆大吏的，偏只考上了小镇的公务员。南归雁根据安北斗的分析，估计麦收前后温如风是不会出门的，镇北漠也就有所放松警惕，何况派他去驻村，也不单纯是看守温如风，谁知这家伙竟然在端午的第二天就上路了。

仔细分析，温如风是早有准备的，端午前就抢收了麦子。不仅快速收割、脱粒、烘干，而且地也平整出来，把毁茬苞谷都点下去了。还栽了几垄红苕蔓。当有人说他背着二胡，像卖艺的一样出远门了时，镇北漠就赶紧给南书记汇报了。孙铁锤也上门找花如屏问。花如屏刷了一脸的面，开始死不承认，后来问得急了才说，大概是去北京了！

天哪，乱子惹大了！

当所有被通知的干部集中到镇上会议室时，安北斗也赶回来了。他一走进北斗镇地界，见几座山都鬼火一样亮着，天空脏兮兮一片，就想骂人。当然最想骂的还是南归雁。

南归雁见他走进会议室，还站起来招呼了一声：“北斗，辛苦你赶回来了！”

他端直给了南归雁一个脊背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他站起来，打算再趴到窗户上。一个人影到了他们面前。“你们都进来。”秦奶奶站在一米外。你们一起叫“秦奶奶”，顺从地进了教堂。秦环点了蜡烛旁边的一盏煤油灯，浓重的油烟飘摇而上。“帮我们翻个页。”秦奶奶把书捧到你们面前，翻到某一页。抬头去尾的一本书，那么厚，一只手都很难拿得动。你们的目光跟着秦奶奶的手指和声音走：

那时，摩西急切地寻找那作赎罪祭的公山羊，发现已经被烧了；他就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发怒，说：“这赎罪祭是至圣的，耶和華又把祭肉给你们，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，在耶和華面前为他们赎罪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在圣洁的地方吃呢？这条牲的血既然没有带进圣所里去，你们就应该照着我吩咐的，在圣所里吃这祭肉。”

都是繁体字。秦环逐字地念，不认识处停下来等你们认。认识

的你们就说，或者三个人凑在一起像算命一样猜，实在不认识的就跳过去。一段文字念了十来分钟。然后秦环又顺了一遍，边顺边猜，整段话的意思她基本就弄清楚了。你们可以走了。她把油灯吹灭，满屋子呛人的煤油味。杨杰和易长安左顾右盼地往外走，这地方还是有让你们不知深浅的神秘。你站着不动。秦环指指门外。

“秦奶奶，”你说，“刚刚你念的是‘一路瞎蹦’吗？”

“‘一路瞎蹦’？”秦环迷惑了，翻开书，一个字一个字指着看，“你说的是‘耶路撒冷’？”

“耶路撒冷！对，就是耶路撒冷！”你都没想起问这四个字是啥意思，追着杨杰和易长安跑出来，告诉他们，“是耶路撒冷！”

你第一次清晰地听见这四个字。你第一次清晰地说出这四个字。从此，这四个字总会不经意地窜到你的舌头上，钻进你的脑袋里，你张不张嘴都会发出和听见这四个字的音：耶路撒冷。在你还不懂外语时，在你还不知道它是一个音译外来词、代表了什么意思时，在你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汉字之美时，你已经在惊叹这四个汉字组合之后所呈现的韵味和美感。美在哪里，你说不清楚，至今也理不出头绪，但你确信它就是最美的汉字词语之一。

出了教堂，你又站住了：秦奶奶不识字啊，怎么这书看得头头是道？

易长安说：“谁也不是生来就认字的，学呗。”

杨杰说：“我妈认了一堆字，有时候还得查《新华字典》呢。”

一闪念就过去了。过了两天，你去天赐家玩，看见福小的《新华字典》又想起来这事。天赐豁着一颗牙，满嘴跑风：“奶奶可认真了，天天追着我和姐姐教我认字。还

让姐姐教她查字典，你看，字典都快让奶奶翻烂了。不知道她那破书有什么好看的！”福小说：“天赐你多嘴！奶奶说了，别乱说！”天赐说：“哼，我怎么乱说了？我没乱说。你能说那不是破书？”福小说：“你还乱说！”天赐说：“就说！就说！我还要说，奶奶的破书是洋教士给的！洋教士死了屁尖子都没留下，就剩这本破书！我说了你怎么着吧！”福小知道拦不住弟弟，只好在他泄密的时候拼命拍打《新华字典》，希望噤里啦啦的声音能盖过弟弟的声音。

你跟福小说：“我什么都没听见。”

很多年后，你在北京王府井遇到一位瑞典的老先生，这老先生手拿一本中文版《圣经》，站在街头，逢人就指着某一段文字请教路人该段怎么念，是什么意思。他说他在学习中文。其实他的中文说得相当不错，那些汉字他全都认识。初平阳问他为什么还要假装请教，瑞典老先生说：“我想让主的声音走进每个人的心里。”初平阳想到了秦环。那个时候，主的声音只能走入一个人的内心。

流亡上海的欧洲犹太人里，艾格尼丝·弗兰克尔和爱德华·塞缪尔运气算相当好了。艾格尼丝放在前面，因为女士优先，还因为从提篮桥搬到法租界迈尔西路附近生活，完全是艾格尼丝的功劳。著名的大夫乐孙特聘用了她。这位汉名“乐孙特”的奥地利人原名罗生特，也是犹太难民，维也纳大学医学系泌尿科博士毕业，他和后来的塞缪尔夫妇遭遇类似。德国吞并奥地利后，他被关进了集中营，一年后，幸运地得到了何凤山签发的赴上海签证。他在迈尔西路上的“葛罗凡纳花园”公寓内，与别人合开了一个泌尿科与妇产科的诊所。此人擅治肾脏、膀